

扫码关注“京晚江花”
把美文读给你听

江花

专栏

11

再聊《繁花》

文/图 黄政一

【一点海上】

有点记忆，海带岁月的味道。

吃到下半场大家纷纷起身都想看看F7包房的窗外，只见马路对面全是仰头拍照的市民游客。推开窗拿起手机，面对面，镜对镜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风景这边独好。一个能饱览黄河路凤阳路全景的包房也要多谢韦兄的良苦用心。

伊书写的“喜气洋洋”倒真映衬了今日之胜景。伊报告最近画鱼的风格在变，看伊精心制作的小视频里的两条鱼色彩浓烈又有点朦朦胧胧，似有点印象派。市收藏协会的领导志刚兄也啧啧称赞，大加鼓励。伊谦虚地说“还在摸索中。”赵无极先生曾说：“我以为有两种画家，一种是国际性画家。你们还年轻，要往远的地方想，要有跨越疆界的企图心，不是做中国的画家，也不是做欧洲的画家，而是要做国际性画家。”

30多年前韦兄那条创新的抽象红鱼已冲出亚洲，20多年来高仿盛行，堂而往之，登堂入室，韦兄无奈。晓鹏立曝猛料居然在海外一市集见到李鬼在卖鱼，“你是韦一？”她单刀直入，“是。”李鬼眼神飘移回答显得底气不足，突然，李鬼收起假货，落荒而逃。期待韦兄那些创意鱼儿能再次周游世界。

阿拉又“双喜临门”因为韦兄又送了一幅《群虾图》，因为伊晓得阿拉欢喜吃虾。伊透露前些天“年终盘点”从旧纸堆里发现这张早已画好但忘了送脱的画。今儿再细端详，那几只虾肯定不是河里鱼塘里的小青虾，定是基围虾台湾草虾斑节虾黑虎

虾在开大会。

《繁花》里既出现申江流行至今的一些专用词，如“册那”（喻不爽）用作话搭头，就像开腔如上句连下句闲话中的“过桥”“摆渡”，气场足，一些人至今勿讲这两个字闲话讲勿利索。有些朋友文明点，把那个“那”字切掉了。小范讲《繁花》剧组严禁讲这两个字。最吃勿消女士小姐用伊开道，有一位估摸着“00后”的小女生居然也好这一口，只是开腔有点硬撬撬（绷绷）。

北京朋友问在京的胡兄的千金，“蜂窝煤上海话怎么讲？”一下子问倒30岁的胡小姐。伊立马微信请教老爸，老胡反应极快脱口而出“煤饼”。后来“煤饼”与“烂糊三鲜汤”异曲同工，啥额意思，只好意会，力求完解，求教词典。

有种分神叫望野眼，有种风度叫克勒，有种身家叫立升，有种本事叫力道，有种犯傻叫练戆，有种差劲叫阿污卵，有种不堪叫昂三，有种木讷叫蜡烛，有种自负叫老茄，有种显耀叫摆亏劲，有种郁闷叫挖煞，有种怨气叫吼煞，有种骗子叫阿诈里，有种熟练叫老鬼，有种冒犯叫上腔，有种坚强叫弹硬，有种傻瓜叫寿头，有种疯子叫十三，有种傻帽叫冲头，有种死扣叫死结，有种内行叫懂经，有种男人叫模子，有种能干叫来三，有种厉害叫辣手，有种揶揄叫车人……

想一睹《繁花》沪语版，有些闲话要拎拎清，否则会一头雾水，回不过神来。守望江湖，一生何求，天天天蓝，阿宝成了“意

气风发”的宝总又变成了阿宝。沉默是金，梦醒时分，风再起时，“落难公子”阿宝阿会再次变成宝总宝董，繁花依旧，江湖再见。十分期待海阔天空，光辉岁月重启。

俗话说时来运来推勿开，坚守至今的功德林、杏花楼、悦来、粤味馆、金八仙、半岛、老上海、苔圣园等以及周边的餐饮阿会搭上顺风车，这要问问开一爿烟纸店的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“稳得福”景秀，估计伊会不温不火说一句：“拭目以待”。黄河路上烟纸店只剩一爿，老爷叔坚守着。小阿弟让伊把“繁花”牌子举起来，老爷叔也勿响。黄河路凤阳路现已竖起了临时红绿灯，看来式闹猛了，要限流了。这个十字路口以前居然没有红绿灯倒是惊讶。

《繁花》片花里一只“进贤路248号”门牌号倒是有点云里雾里，伊的方位应该是进贤路的西

头，因为门牌号的走向东南小西北大。走到那里依或许很失望，因为“悬空八只脚”根本寻勿着，这剂药吃得有点有苦说勿出。老上海王家卫兄为进贤路留下了大大的猜想，放了进贤路一只马头（喻网开一面）跳跳，实在是高！

如果238号、228号、218号、208号有幸出境，那景象勿敢想，或许真要繁花一地，甚至“叫苦连天”了。太太灵光一闪说，王兄欢喜进贤路的饭店小菜，248号阿会是124号的隐性翻牌，听得阿拉一愣一愣，亏伊奇思妙想。那么片花出现480号就是240号的隐性翻牌？太太勿响。听说进贤路近来闹猛，动静勿小。刚举起的“夜东京”广告箱被有关部门处理了。这家餐饮人家想打擦边球，吃着辣火酱了。浦东川沙也有一条进贤路，依有兴趣可以探访一下，同名同姓，个中滋味，去了就知。



苔圣园的窗外

私心的魔力

文/高小琪

【琪谈】

古罗马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社会治理模式，叫“元老院”。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王政时代，社会是由氏族部落集合而成的，最初的“元老院”包括一百位来自各个家族的父老，他们负责推举新王、审批法律条款、通过重大事项等等。

这是一种既符合宗族文化又符合民主治理的公正的“代议制”，各家各户听大家长的，而大家长们彼此形成一个共识，推出一个统领全局的“总家长”。按理来说，由“元老院”推举出来的王，应当得到全体认同，但实际上罗马帝国的国王只有两成不到能得“善终”，其余都在明争暗斗中身遭不测。而大多数国王在退位前也很舍不得将宝座禅让，而是传给爱子甚至义子。譬如第九位国王韦帕芨传位给了儿子图密善，五贤帝之一的奥勒留传位给了儿子康茂德，就连恺撒也千挑万选传位给了自己的养子屋大维。

一旦传位给儿子，自然就像开盲盒一样，无法依据品行、能力来衡量岗位匹配度，所以上述的几个“儿皇帝”，有暴君也有贤君，有庸人也有能人，概率随机。但即便如此，即便背上帝国覆灭的风险，也没有多少人能像

尧舜禹一样存公心、去私欲。而“元老院”内部也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，保守派总是希望挤压平民派的力量，军事派又希望通过战争大权在握，人人以私心为先，导致“元老院”的裁决越来越失去权威性。

人类社会是因欲望而发展的，其中当然有宏大的理想、兼济天下的使命感，但我们无法否认，私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——人人都渴望锦衣玉食、声名显赫、荫庇子孙。当个体的私欲在有限的公共资源中无法得到全部满足，公平就会应运而生。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，承诺尊重公共规则，以达到一个群体平衡点。

甚至可以定义，公平是私心的最大公约数，是为劣势一方设立的保护条款——因为强者厌恶公平，他们只需要丛林法则。文明社会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，譬如为孕妇让座、为养老交各类保险、为免费教育提供税收，皆因我们希望自己和家人也能在同样的情况下获得同样的优待。

但条款只是条款，执行它的始终是人。罗马的元老们在推举前几个王的时候应当是公正公平的，但这种公平并不牢靠——王位总要落在某个家族，一

旦这个家族得到了更多的资源倾斜和权力身份，其他家族势必感到不满，公平就被打破了。

有没有完全摒弃私心的人？当然有，五贤帝中的前四位就遵守了禅让制度，屋大维则放弃了皇帝名号，开创了元首制度，为罗马带来了两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。但对于宽泛语境下的群体而言，要想打造一个人人都没有私心的社会，实在是天方夜谭。

金庸在《笑傲江湖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，天下第一奇功《葵花宝典》由一位宫中宦官所创，故而所练者必须“自宫”。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，修炼者无法传给后世、光耀门楣，不修炼则更是无名小卒，谈不上光耀门楣了。所以后世凡见此秘籍者，无不终身困顿于武学登峰造极之诱惑与自绝门户之痛苦中，就连少林寺中僧人渡元禅师也为其还俗，一面创办镖局、威震江湖，一面又将武功秘籍藏在袈裟里，生怕义子子孙发现，断其门户。这位禅师一生都在练与不练、传与不传的纠结中度过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未曾想过销毁秘籍或放归武林。

整部《笑傲江湖》都被这《葵花宝典》搅得腥风血雨，有人趋

之若鹜以致家破人亡，有人包藏祸心企图害武林，惟有得道高僧红叶禅师以公心渡天下，不仅抵御了诱惑，还毁去了秘籍。但世间这样六根清净、无欲无求的高僧又能有几人？

而《葵花宝典》背后的深意，是一千多年的宦官制度。私心盛者，无非是为妻儿后代留下一些家业，宦官制度在设立之初，就是为了防备皇帝近旁侍从的这份私心，欲将其斩草除根。可惜从执行效果来看，历代宦官多大奸大恶之徒，并且通过与宫女对食、在宫外娶妻、认养义子等方式，终究还是能留下一些家业，荫庇一些非血缘关系的“子孙根”。

这就是私心的魔力，哪怕是无亲无后、无牵无挂的太监，也总有各式各样的欲望、亲疏有别的圈子、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。所以古希腊代表法律与正义的女神忒弥斯，总是手执天平、以布蒙眼，就是希望不听、不看、不被私心所惑，在最大限度上阻断人的干扰，确保理性判断。

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，却也是社会公平的桎梏。也许终有一天，我们要将公平的裁决权交予人工智能，等待它来终结人类对抗私欲的一生。

编辑 丛捷 版式 严少辰 校对 山水

鲜衣赤马，嬉笑怒骂。